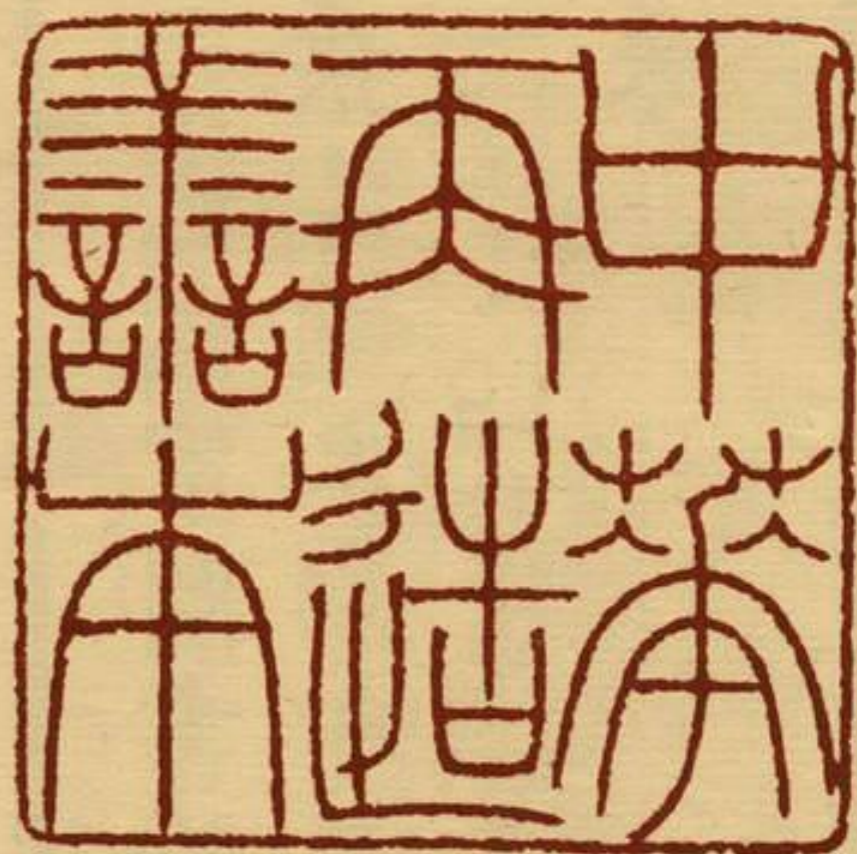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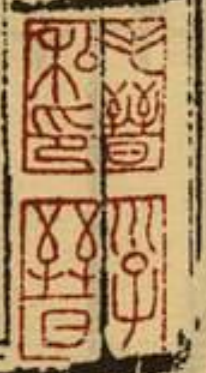
續資治通鑑

一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元雲
衢張氏刻本影印原書版框
高二十·四釐米寬十三·八
釐米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目錄



○卷之一

太祖

英武聖文神德皇帝



建隆元年	建隆二年	建隆三年
乾德元年	乾德二年	乾德三年
乾德四年		

○卷之二

太祖

乾德五年	開寶元年	開寶二年
開寶二年	開寶四年	開寶五年
開寶六年	開寶七年	開寶八年
開寶九年	太平興國元年	

○卷之三

太宗

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
武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太平興國元年	太平興國二年
太平興國三年	太平興國四年
太平興國五年	太平興國六年
太平興國七年	太平興國八年

○卷之四

太宗

雍熙元年	雍熙二年	雍熙三年
雍熙四年	端拱元年	端拱二年
淳化元年	淳化二年	淳化三年
淳化四年	淳化五年	至道元年

至道二年 至道三年

○卷之五

真宗 文明武定元 孝皇帝

咸平元年 咸平二年 咸平三年
咸平四年 咸平五年 咸平六年
景德元年 景德二年 景德三年
景德四年

○卷之六

真宗

大中祥符元年 大中祥符二年
大中祥符三年 大中祥符四年
大中祥符五年 大中祥符六年
大中祥符七年 大中祥符八年

大中祥符九年 天禧元年

天禧二年 天禧三年 天禧四年

天禧五年 乾興元年

○卷之七

仁宗

天聖元年 天聖二年 天聖三年
天聖四年 天聖五年 天聖六年
天聖七年 天聖八年 天聖九年
明道元年 明道二年 景祐元年
景祐二年 景祐三年 景祐四年

○卷之八

仁宗

寶元元年 寶元二年 康定元年

○卷之九

慶曆元年	慶曆二年	慶曆三年
慶曆四年	慶曆五年	慶曆六年
慶曆七年	慶曆八年	

仁宗

皇祐元年	皇祐二年	皇祐三年
皇祐四年	皇祐五年	至和元年
至和二年	至和三年	改嘉祐元年
嘉祐二年	嘉祐三年	嘉祐四年
嘉祐五年	嘉祐六年	嘉祐七年
嘉祐八年		

○卷之十

英宗 憲文肅武宣孝皇帝

治平元年	治平二年	治平三年
治平四年		

○卷之十一

神宗 英文烈武聖孝皇帝

熙寧元年	熙寧二年	熙寧三年
熙寧四年		

○卷之十二

神宗

熙寧五年	熙寧六年	熙寧七年
熙寧八年	熙寧九年	熙寧十年
元豐元年	元豐二年	元豐三年
元豐四年	元豐五年	元豐六年
元豐七年	元豐八年	

○卷之十三

哲宗

欽文睿武聖孝皇帝

元祐元年	元祐二年	元祐三年
元祐四年	元祐五年	元祐六年
元祐七年	元祐八年	

○卷之十四

哲宗

紹聖元年	紹聖二年	紹聖三年
紹聖四年	元符元年	元符二年
元符三年		

○卷之十五

徽宗

體神合道發烈運功經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

建中靖國元年	崇寧元年
崇寧二年	崇寧三年
崇寧四年	崇寧五年
崇寧六年	崇寧七年
崇寧八年	崇寧九年
崇寧十年	崇寧十一年
崇寧十二年	崇寧十三年
崇寧十四年	崇寧十五年
崇寧十六年	崇寧十七年
崇寧十八年	崇寧十九年
崇寧二十年	崇寧二十一年
崇寧二十二年	崇寧二十三年
崇寧二十四年	崇寧二十五年
崇寧二十六年	崇寧二十七年
崇寧二十八年	崇寧二十九年
崇寧三十年	崇寧三十一年
崇寧三十二年	崇寧三十三年
崇寧三十四年	崇寧三十五年
崇寧三十六年	崇寧三十七年
崇寧三十八年	崇寧三十九年
崇寧四十年	崇寧四十一年
崇寧四十二年	崇寧四十三年
崇寧四十四年	崇寧四十五年
崇寧四十六年	崇寧四十七年
崇寧四十八年	崇寧四十九年
崇寧五十年	崇寧五十一年
崇寧五十二年	崇寧五十三年
崇寧五十四年	崇寧五十五年
崇寧五十六年	崇寧五十七年
崇寧五十八年	崇寧五十九年
崇寧六十年	崇寧六十一年
崇寧六十二年	崇寧六十三年
崇寧六十四年	崇寧六十五年
崇寧六十六年	崇寧六十七年
崇寧六十八年	崇寧六十九年
崇寧七十年	崇寧七十一年
崇寧七十二年	崇寧七十三年
崇寧七十四年	崇寧七十五年
崇寧七十六年	崇寧七十七年
崇寧七十八年	崇寧七十九年
崇寧八十年	崇寧八十一年
崇寧八十二年	崇寧八十三年
崇寧八十四年	崇寧八十五年
崇寧八十六年	崇寧八十七年
崇寧八十八年	崇寧八十九年
崇寧九十年	崇寧九十一年
崇寧九十二年	崇寧九十三年
崇寧九十四年	崇寧九十五年
崇寧九十六年	崇寧九十七年
崇寧九十八年	崇寧九十九年
崇寧一百零一年	崇寧一百零二年
崇寧一百零三年	崇寧一百零四年
崇寧一百零五年	崇寧一百零六年
崇寧一百零七年	崇寧一百零八十年

○卷之十六

徽宗

重和元年	宣和元年	宣和二年
宣和三年	宣和四年	宣和五年
宣和六年	宣和七年	

○卷之十七

欽宗

卷之十八

欽宗

靖康二年

雲衢張氏

鼎新梨行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目錄

終

吳郡自遠
審何止

宋朝世系之圖



太祖

順祖

翼祖

宣祖

豐王
太宗
太子

太祖

勝王
吳王
舒王
秦王

世宗
太子

高宗南渡後取子
字行下得子稱之
子伯琮立為太子
是為孝宗

成王
惠王
唐王
襄王
真王

兗王
鄆王
荆王
肅王
景王
濟王
益王

高宗
邵王
儀王
和丑

太宗

漢王
太子
商王
越王
鎮王
楚王
周王
崇王

溫王
周王
昌王
信王
欽王

仁宗
宣宗
英宗
神宗
偏王
雍王
荆王
真王
吳王
周王
益王

儀王
燕王
楚王
越王

信王
衛國公
相國公
瀛國公
嘉國公
英國公
潤國公
昌國公

中興世系之圖

高宗

孝宗

元懿太子
太祖世孫
子簡之子

恭王太子
憲王
欽王

柄
沂靖
憲王

濟王
太子世孫
希聖之子

慶宗

廣王

益王

卍

皇孫國公

宋太祖

建隆元年春正月甲辰上受周禪即皇帝位先是辛丑朔鎮定二州言契丹北漢連兵犯邊周帝命上領宿衛諸將禦之上在周朝掌軍政凡六年士卒服其恩威數從征伐立大功於是主少國危中外始有推戴之議上寅殿前都副點檢慕容到帥前軍先發癸卯大軍繼出軍校苗訓號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相盪指謂上親吏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軍士聚於驛門議曰主上幼小我輩出死力破賊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都押衙李處耘具以事白上第匡義及掌書記趙普因此以事理陳之諸將不可乃遣人馳告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都虞候王審琦二人皆素歸心上者將士環列待日上醉卧初不省黎明軍士擐甲執兵直叩寢門曰諸將無主願策太尉為天子上驚起披衣未及應則相與共扶出

上或披上身以黃袍且羅拜庭下呼萬歲上固拒之不可共扶上馬擁逼南行匡義叩馬請曰夫濟天下者當使百姓戴若君父京師天下根本願號令諸將焚其樓上曰甚善乃遣誓諸將曰汝等自貪富貴立我為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為若主也衆皆下馬曰唯命是聽上曰少帝及太后皆我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可比肩之人也汝等無得凌暴近世帝王初入京城皆縱兵大掠擅劫府庫汝等無得復然事定當厚賞汝不然當族誅諸將皆拜乃整軍自仁和門入秋毫無所犯呂中曰頴濱謂孟子不嗜殺人之言至是又驗矣蓋自後唐以來不五十年天下五易天人之厭亂極矣蓋其使干戈糜爛不已而海內無一統之期哉唐明宗有天生聖人之祝而太祖實生於是年則天命所歸不待指日光相盪而後知也自其掌軍政之時士卒服其恩威中外同於推戴則人心所屬不待次陳橋驛而後見也漢唐初興亦不過是然高祖之取天下出於沛父老之請太祖之得天下亦出於軍士之擁

迫不得已而為之其與帝太宗簡父於不義以都兵者異矣抑五代之亂帝王屢易其有莫非陽鎮士卒也矧又有如石守信王審琦者為將豈能帖然於下哉一號令之間秋毫無犯不惟救生靈塗炭之苦亦可革叔季兵戈之禍自非聰明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於此

先遣客省使大名潘美見執政諭意又遣楚昭輔尉安家人殺前都點檢公署在左掖門內時方閉關設守備及昭輔至開關納之宰相早朝未退聞變范質下殿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瓜入溥手幾出血溥禁不能對天下節度使同平章事韓通自內庭奔歸將率眾備禦王彥昇逐之至第殺之并及妻子上歸公署諸將擁范質等至上嗚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為六軍所逼一日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羅彥瓌挺劍而前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上叱之不退質謂太祖曰太尉既以禮受禪則事太后當如母養少主當如子太祖揮臂許諾乃奉上詣崇元殿行禮代禮班定獨未有周帝禪位詔書翰林承旨陶穀出於袖中遂用之宣徽使引上就龍墀下北面拜受訖上升殿易服東序還即位質頌讓太祖且不肯拜王溥先拜質不得已從之且稱萬歲奉周帝為鄭王太后為周太后遷居西京○詔因所領節度州名定有天下之號曰宋大赦改元

帝王之興自有天數始周世宗一日於宮中篋笥得一木牌題曰殿前點檢為天子也宗每見臣下有面方耳大者必殺之而太祖為點檢日侍帝傍而帝不之覺豈非天命而有歸乎昔蜀先主謂諸葛亮曰我兒可輔則輔之不可輔爾自取之亮不取之而後主果不能承先帝之業今世亂主幼太祖以英武之資不棄時自取則天下之亂何時而治乎故陳橋之變維人心之已去皆天命之有歸也

超石守信為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高懷德殿前副都點檢張令鐸為馬步軍都虞候王審琦升防禦使高彥為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張光翰馬步軍都指揮使趙彥徽為步軍都指揮使

戴之勞也。以趙普為右諫議大夫，韓通追贈中書令，以彥昇專殺終身不受節鉞。尊母大夫人杜氏為皇太后，皇弟匡義加睦州防禦使，賜名光義。立太廟。

曾鞏政要曰：堯舜禹皆立二昭二穆，與始祖之廟而五。商人祀湯與契及昭穆之廟而六。周人祀后稷及親廟而七。漢初立廟不合古制，至晉採周官定七廟之制。而虛太祖之室，隋興但立高曾祖禰四廟而已。唐初因其制，正觀立七廟，天寶祠九室。梁氏以來皆立四廟。宋興，朱張昭任轍之議，追尊僖順翼宣四祖而立其廟，用近制也。蓋自禰至于高祖親之恩盡矣，故有四廟之制。前世祖有功，宗有德，不可預為其數，故有五廟六廟七廟之禮。先儒以謂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此古今之文損益之數，昭昭有考者也。

定色赤臘用戌，有司言周木德，木生火，故宋繼周以火德。王天。曾鞏政要曰：博士和峴言：禘始伊耆，而三代有嘉平清祀禘。

祭之名，禘臘之別名也。漢承火德，以戌日為臘，臘接也。言新以相接，故田臘取禽以報百神，享宗廟旁及五祀，以教孝盡虔。晉魏因之，唐以土王正觀之際，尚用前寅禘百神，卯日祭社，官辰日臘宗廟。至開元始定禮制，三祭皆於臘辰，以應土德。議者是之。宋興，推應火德，以戌日為臘，而獨以前七日辛卯禘，不應於禮。請如開元故事，禘百神祀社，稷享宗廟，同用戌臘，如禮便制，曰可。

改周樂文舞崇德之舞，為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為武功之舞。十二順為十二安樂章，皆實儼所定。

曾鞏政要曰：周世宗患雅樂陵替，得王朴等，儼考正之。宋興儼定舞為文德之舞，武舞為武功之舞。大朝會用之，又定十二曲名，以為祭祀會朝出入之御焉。朴儼所考備和峴繼成之，然裁減舊樂，乃太祖之聖意。章聖用，隨月之律，主上親皇祐之制，雅樂備焉。

賜諸鎮詔諭，以受禪意。上親征上黨，懷州刺史馬令琮日夜

諸蕃以待王師上善之亟使以圖練使授令琮執政言大軍北伐方籍令琮供億不可移他郡遂升為懷州團練使授之

富弼曰大相賞功任人深得其人懷州刺史知車駕將至日夜儲蓄以待王師故有團練之命用賞其勞又以移別郡則

他官供億未必練其事必不能繼今琮之功故特升本州使名以獎之恩寵如是之異其得人不盡力乎

上親征澤潞李筠以石守信為帥筠自周朝以來擅其鎮賦頗招集亡命嘗以私忿囚監軍使世宗不能堪但下詔詰責而已

至是始懷叛逆之圖初上遣使諭以受周禪筠即欲拒命左右為陳曆數乃暈勉下拜貌甚不恭及使者升階置酒張樂遽索

周世祖像對聽壁慟哭不已賓佐惶駭告使臣曰今公被病失其常性幸勿見訝筠為長子守節涉涉切諫筠不聽上手詔慰撫

因除守節為皇城使筠遂違守節入朝且伺朝廷動止上迎謂曰太子汝何故來守節曰陛下何言此必有讒人間臣父也上

曰吾亦聞汝數諫老賊不汝聽不復顧籍故遣汝來欲吾殺汝矣蓋歸語而父我未為天子時任汝自為之我既為天子汝不

能小讓耶守節歸具以告筠反謀益急及將舉兵公慕府為檄書辭多不遜從事閻丘仲獻謀於筠曰公以孤軍舉事其

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亦恐不得其力大梁兵甲精銳難與爭鋒筠曰吾周朝宿將與世宗義同兄弟禁衛皆舊人聞君之來

倒戈歸我况有僖珪捨撥汗馬何憂天下哉僖珪筠愛將善用槍撥汗筠駿馬日馳七百里筠恃勇而寡謀故及於敗北漢主

傾國南下羣臣饒之汾水趙華曰李筠舉事輕易必無成陛下抒境赴之臣未見其可比漢主拂衣上馬軍於太平驛遣其平

章事衛融宣徽使盧贊將兵救筠筠留其長子守節守上黨自帥其衆南出與守信等遇于長平守信等大破之盧贊溺死筠

走保澤州諸將進圍之六月下澤州李筠赴火死獲北漢衛融進攻潞州筠子守節以城降北漢主遣歸諸將曰果如卿言

吾幸全師以歸但恨失衛融盧贊之被執也對上曰大各吠非其主陛下宜速殺臣臣必不為陛下刑上怒以鐵槌擊其

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上曰忠臣也釋之以良藥傳其瘡上命融致書于劉筠求周光遠李廷玉約亦歸融太原筠不報融遂留三月上親試進士楊鐸等一十九人以礪為第一

一唐主景造使賀登極上命岑頴教國子乃聚生徒講學遣使者賜酒菓以寵異學者上親征揚州李重進赴火死初太祖受禪以韓令坤代重進領侍衛指揮之職加重進中書令今移鎮青州重進自見與帝俱事周室分掌兵柄常心憚之至是愈不自安陰有叛逆之心及聞移鎮愈增疑懼太宗知之遣六宅使陳思誨齎券以賜之冀安其心重進猶豫不決又自以為周室近親恐不得全遂拘留思誨浚治城隍繕甲兵遣人求援於李景景懼不納九月反狀聞太祖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隆等四將率禁兵先進討十一月上親征揚州次大儀頓守信遣使馳奏揚州破在旦夕願車駕臨視上徑至城下一日拔之

呂中曰上之入京也韓通率眾備禦上之即位也李筠誣周祖畫像以起兵重進以周祖之甥而起兵雖在周為頑民在商為忠臣然三人者皆不知天命之所歸也

上既平澤潞遂經畧淮南既平淮南遂使諸將習戰艦於迎鑿以圖江南自五代以來州郡長吏皆武人率意用法金州民馬從玘音藉以子不肖多為擄奪又嘗害其從弟即與妻及次子共殺之防禦使仇超誅從玘妻及次子上大怒坐超故入罪流海岳自是人稍知犯法詔改周六廟於西京上親決庶獄雖多所矜愍苟情涉妬害必加重辟嘗有民妻擊前夫女法當徙上曰此人虐害孫幼務恣凶惡持命斬上初即位嘗出微行或諫曰陛下初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之變其可悔乎上大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能得拒之亦不能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然我終日侍側不能害我若應為天下誰能圖之如不應為雖閉門深居無益也自是微行愈數眾心懾服中外大安加范質王溥魏仁浦官上初即位用周朝三朝范質王溥魏仁浦五年而後

以齊晉代之凡十一年始以時居正沈倫代之舊制宰相早朝
上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之從容賜茶而退自餘悉為用御
印可其奏謂之印畫降出奉行而已田唐五代不改其制宋初
得國范質王溥魏仁溥自以前制舊相且憚太祖英武具劄子
面取進止朝退各疏其事所得上旨臣等同署字以志之自是
奏御寢多或至盱昇命坐啜茶之禮尋以廢罷今遂為定式太
祖嘗講求輔相謂侍臣曰朕聞范質但有所居宅不營產真宰
相也太宗亦嘗稱賢之賢曰惜也但欠出宗一死爾始上始
澤潞至太行山中書舍人趙逢懼於涉險妄言墜馬傷足留於
澤州及車駕還京逢當草制又稱疾不入上怒謂宰相曰逢先
言墜馬不肯登山今又托疾不入草制為臣之禮如此豈得無
罪即日貶房州司戶參軍羣臣皆服其威斷寬商征自唐末
藩鎮擅利其後諸國分據故征堯尤繁是年詔所在毋得苛留
旅人非有當筭之幣勿搜其篋

建隆二年春發曹單丁夫數萬浚五丈河上謂侍臣曰勞

民奉已之事朕必不為今浚河蓋不獲已也上親試進士等
十有一人以去華為第一上謂宰相曰五代以來諸侯跋扈
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皆置而不問刑部之職徒為虛設且人命
至重姑息藩鎮富若是也詔自今詔諸州決大辟訖錄奏聞奏
委刑部覆視之南河令李瑋受賊左贊善大夫車文緯奏使
按田不能舉察為部民所訴詔杖殺濞除文緯籍為民二月
幸國子監八月女真遣使奉表稱賀仍貢馬九月以荆南
行軍司馬寧江節度使高保勳為荆南節度使以魏丕為作
坊副使上嘗召丕諭之曰作坊久積幣今以授卿當為朕修整
之丕在職甚力以久次轉正使至開寶九年領代州刺史凡典
工作十餘年討澤潞下荆南收川陝征河東平江南皆先期諭
旨今修備器械無不精銳上親用臣下多自宸衷內外臣僚
有公清才幹文舉政事名聞中外者不以官職為下別置簿書
錄其姓名每遇筆委任使即於簿中選擇故時無遺材而所舉
皆當以齊州防禦使李漢超為開州刺史高郵監漢超在任

七年為政簡易使民信愛邊境有急即馳騎奔赴之故胡虜
服從漢超任不能親關南然漢超武人始正所為多不法久之
南百姓詣闕訟漢超貸民錢不還及掠其女為妾上召百姓
入見便殿賜以酒食慰勞之徐問之曰自漢超在關南契丹入
寇者數百姓曰無也上曰往時契丹入寇邊不能禦河北之民
歲遭劫虜汝於此時能保其貧財婦女乎今漢超所取孰與契
丹之多又問訟女者曰汝家幾女所嫁何人百姓真以對上曰
然則所嫁皆村夫也若漢超者吾之貴臣也以愛汝女則取之
取之必不失所與其嫁村夫孰若取漢超家富貴於是百姓感
悅而去上使人告漢超曰汝須錢何不告我而取於民乎乃賜
銀數百兩曰可自還之使其感汝也漢超感泣誓以死報上
以洛州團練使郭進有善政遷本州防禦使充西山巡檢進有
才力屢領兵入賊境擒俘斬馘戰功居多又招來山後諸州民
三百餘口進在西山嘗有軍校詣國訟進不法事上謂羣臣曰
所訴事皆不實蓋進馭下嚴此人必有過畏懼而誣之耳遣中

使與進令詰殺之進方奉表稱謝會昇人入寇因謂之曰汝敢
言我信有膽氣今捨汝罪令汝掩殺并寇如得勝則薦汝於朝
汝敗可自赴河死其人踴躍聽命果大致克捷進即以聞乞遷
其職上悅而從之

富弼曰帝王任將非推誠待之何以貴成功太祖寵任郭進
無所疑簡軍校妄訟令快意進使軍校立功贖罪尋以克獲
又乞進用太祖一從其請若以誠待將臣以忠奉上上下下情
通功濟於時必矣

十月上賜近臣冬衣有司言累朝故事止賜將相學士諸軍大
校上曰不賜百官甚無謂也自是文武常參官悉支冬衣自此
始內酒坊火役夫突入省部盜官物上以酒坊使左承規副
使田勲岩縱酒工為盜斬五十餘人承規勲岩亦棄市
林德頌曰在易之乾君象也其德若德也天以剛為德君德
而非剛德何以君天下哉太祖之開國也以千百年破碎下
可為之天下舉高削平之遠者雖銀者順使首聽命惟恐

或後取... 無異意是果... 全功盡發... 極法吏... 誰敢忤人主之意哉

建隆三年南唐吳越荆湘廣南等處奉正日賜春詔長吏

勸課農桑幸國子監禁火葬詔曰朕應運開基推誠待

物顧干戈之漸僊欲夷夏之永安渴聽讜言庶臻治道宜令今

後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並指陳時政之得失明舉朝廷要

務或有刑獄冤濫百姓疾苦並當採訪以聞朕當擇善而從無

以逆鱗為懼上親試進士馬適等一十五人以適為第一

夏大旱上憂之形于顏色詔減常膳不舉樂上以樞密使吳

延祚為天雄軍節度使先是秦州夕陽鎮西北接天巖材植所

出古伏菴之地知州事尚書丞丞高防建議就置采造務調軍

卒分番以其材給京師西戎酋長尚波于率眾爭奪頗傷役卒

防捕擊其黨以狀聞太祖乃命延祚代防齎詔赦尚波干等戎

人感悅秋以伏菴地來獻王明為鄆陵令廉察愛民一邑大

治太祖聞明為政得人心自鄆陵令擢知廣州太祖聰明睿

武能知人任使之下僚中有一行可觀一才可勝者皆蒙聖知

齊自延州錄事參軍為太子中允石雄自河陽判官而為左補

闕劉堪自萊蕪縣令而為左拾遺當時州縣無滯才朝廷稱得

人者皆太祖聰明知人任使之所致也

呂夷簡曰舜能自舉十六相高宗自舉傳說唐太宗能自舉

魏謩憲宗能自舉裴度周世宗能自舉楊朴此六君功業獨

盛名流無窮無他術也能自舉賢而用之也夫欲得英雄之

心瑰奇之士必在人君天資於遠非次擢用若必待輔臣薦

舉左右論列其體有孤寒寡類正直自守無財勢以自結蓋

諂附以自進者則終身沉困於下僚雖有忠誠報國之心等

緯致君之道何由得達乎英主哉太祖雄才大畧長

龍終英傑網羅賢秀求幹濟之才不以資次爲限知人則
斷自宸衷拔擢皆自於聖若思澤不歸於私第故人荷帝力
捐軀盡節以報君此誠得爲輔之至術也宜乎基業長遠區
宇又寧跨三王而越兩漢也

秋復書判拔萃科○冬大閱西郊○高麗來貢○是歲周鄭王
遷居房州○武安節度使周行逢病革召其將吏以其子保權
屬之曰衡州刺史張文表常怏怏不得行軍司馬吾死文表必
叛當以揚師璠討之如不能則嬰城勿戰自歸朝廷可也十月
張文表叛殺廖簡知自稱留後事具表以聞保權即命揚師璠
悉衆禦之○十二月以武平節度副使知朗州周保權爲武平
節度使

建隆四年是年庚寅○元年是歲○十一月南漢天
會八年二月天雄符彥卿來朝○上征荆南命慕容釗等會
周保權討張文表師出江陵繼冲來輔師李處耘遼將輕騎徑
往襲之繼冲大懼奉表納土詔授繼冲徐州大都督府長史武

寧軍節度使高氏據有荆南歸峽之地傳襲三世至是國除荆
南平得府州三江陵歸峽縣一十七戶一十四萬二千二百五
師之至湖南也張文表已敗死保權拒守三月入朗州獲保權
以是盡復湖南舊地得州一十五潭衡彬全道永岳澧朗融叙
長錦漢邵監一桂陽縣六十六戶九萬七千三百八十周守權
詔授右衛上將軍累遷左羽林將軍

呂中曰善取天下者先易而後難先近而後遠先瑕而後堅
故秦人欲攻諸侯范雎以爲先韓魏而後齊楚唐憲宗欲平
藩鎮張和靖以爲先淮蔡而後魏博周世宗欲平天下王朴
以爲先江南而後河東太祖之先漢先平淮南次湖南荆
襄而後及於江南廣蜀之楚魏國既平而後及於河東盡得
先後攻進之機矣

夏四月赦京湖○上試進士高德祥等八人以德祥爲第一○
上詔兵部禮部所禮貢額取在額合格讀書精熟者充覆試不
如者奏主司坐之自今後臺審六品諸司五品登朝第二任方

得在隆五府少尹不在此限心上禮尚書歎曰堯舜之出四凶之罪止於流放何近代刑獄之嚴耶始帝受禪之初劔南交廣太原谷作大統荆湖江表止通貢獻西戎北狄皆未賓服上意於將帥命李漢超屯龍州馬仁瑀守瀘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鎮隰州以趙北虜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趙贊屯延州姚內贊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戎其家族在京西者撫之甚厚郡中管權之利悉以與之免所過征稅令召募驍勇以為爪牙每來朝必召對賜坐飲食賜賚殊異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力使為間謀每夷狄入寇必能先知預為之備設伏掩擊多致寇捷

曾鞏政要曰太祖之置將也隆之以恩厚之以誠富之以財小其名而同其勢畧其細而求其大父其官而責其成每朝必賜坐賜予優厚撫而遣之嘗令為郭進治第悉用磁瓦有司言非親王公主不得用之上曰郭進控扼西山十餘年使

我無此顧憂我視進宜減兒女耶越作無復言也此可謂隆之以恩矣取董遵誨於仇讎取姚內斌於俘虜皆用之不惑郭進在西山嘗有重校訟其不法上曰進馭下嚴是必罪人懼法欲誣進以免罪也使中人執以賜進令詰而殺之此可謂厚之以誠矣西北邊軍市之租多規諸將不問出入往往賞賚又輒以千萬李漢超守關南州錢七萬貫悉以給與又加賜賚漢超猶私販榷場用身商等有以寧聞者上即詔漢超私物所在悉免關征故進將實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情以居則安以動則勝此可謂富之以財矣李漢超郭進皆終於觀察使所居不過巡檢使之名終不以大將處之然皆得以便宜從事郭進在西山上每遣戍卒必諭之曰汝等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設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進所至兵未嘗少劘此可謂小其名而崇其勢矣王彥昇之好勇馮繼業之自代然用彥昇守原州繼業守靈州皆邊境以安此可謂略其小而求其大何健焉也隰州二十餘年董

論屯通遠軍四十年其德皆不餘立邊境賴之此可謂
久其官而責其成矣夫獲之以非當之恩則其誠深特之以
赤心則其志固養之以非常之在刑其力足小其名而不統
其權則在位者有建功之心而勇智者得以騁其過則利
能進久其任而功利乘日古用將之術不易於是太祖兼用
之故以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瀘州韓令坤鎮堂山賀惟
忠守易州何繼筠領隸州以防北虜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成
平見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趙資屯延州
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守靈
武以備西戎如姚內斌董遵誨之徒所領不過五六千人而
威名皆行乎夷狄當此之時元年六月誅李重進收揚州十
一月誅李筠收潞州四年收湖南北六年收蜀十二年收南
越十七年定江表之地內則吳越閩海歲奉貢職外則交州
丁璉高麗王伯諸蠻嚮化而契丹修好之使數至於闕庭拱
挹指麾而天下 定不知封疆之憂蓋太祖用若之術如此

故養士少而蓄力多操術簡而收功速也

始太祖受禪詔有司精考古式作為嘉量以頒天下其後定西
蜀平嶺南復江表泉所納土并汾歸命凡四方斗斛不中法式
者皆去之嘉量之器悉復升平之制焉先是守藏吏受天下歲
輸金帛而太府權衡舊式失率吏得因之以為姦故諸道主吏
多坐浦負而破產者甚眾至是新制既定為學無所措中外以
為大便○置諸州通判凡軍兵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
吏均禮大藩或置兩府小郡或不置武臣以備知州雖小縣亦
特置並以京朝官充實南小州有以京秩充為知州事凡軍監
小處即以判官兼同判初太祖懲五代藩鎮之專恣罷節度使
頗用文臣知州以分節制刺史之權俄又設通判以覘其事既
非屬官又非副貳故常與郡守爭權輿動輒寤其所制上聞而
患之下詔書戒勸使與長吏協和凡文書非與長吏書者所
在不得承受施行自是通判之權始弱

呂中曰方鎮猶周之封建也知州節制之弊終也今不因古

分節制

鎮為封建而乃立郡縣之法何耶蓋古人有處天下之定制而後能享天下之長利後世雖有封建之虛名而反受天下之實禍以周制破之賦輸於大率則諸侯不得有私財士貢於京師則諸侯不得有私兵非特不得起兵非賜鉞則不得專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則不得使治之則歸地受地柄常在官有功則加地無功則削地貶爵則一予一奪柄亦在官豈如唐人不敢誰何而一切行姑息之政哉五子五代其弊極矣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鎮之專地也干戈之所交爭互戰者方鎮之專兵也民之所以苦於賦繁役重者方鎮之專利也民之所以苦於刑苛法峻者方鎮之專殺也朝廷命令不得行於天下者方鎮之繼襲也太祖以趙晉長慮却顧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於是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軍使又置運使置通判置觀察以所以漸收其權朝廷以一紙下郡縣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比毛髮無有留難而天下之勢一矣

十一

秋○北漢以梁州兵冠平晉軍郭進往救之而寇遁○冬十月作版籍戶帖戶鈔○十一月郊奉宣祖配大赦改元大常博士和峴言祭不欲數今十一月十六日禮記南郊請罷停二十九日南至之祀從之○北漢寇府州新德敗之
乾德二年唐報載天德二年春正月行四時參選法○主詔陶穀等四十七人各於見任舊職京官中舉堪為郡守副佐者一人除官之日仍書舉主姓名如敢謬舉致職仕乘方者並連坐○上試進士李景陽等八人以景陽為第一○四月賢良方正能言極諫科一人前博前判官顧贄國初取士有三科有能方正能言極諫經術優深可為師法詳開吏理達於教化凡三科應內外官布衣草澤皆得充舉並諸州解送吏部試論一道廷試策一道以三千字為限應制科者自費始○夏六月十詔諸州長官視民田旱甚者即蠲其租不俟報○范質王溥等仁濟善表○遷李德裕仕○以趙普

為相普始入相太祖禮優甚厚上嘗為其第置官普列二宦姓
 名以進太祖不肯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凡三問皆不太祖大
 怒裂其奏擲殿陛下普色不動指笏帶間徐拾碎紙袖歸中書
 他日又問則補綴之以進太祖大悟終用二臣六月以皇子
 德昭為防禦使自五代離亂瀋臣跋扈黠盜販充竟魏我
 八姓十二君僭竊相踵宋王忠以宣武軍節度使起李克用以
 河東節度使起石敬瑭自保義軍節度使篡唐劉知遠自忠武
 節度使篡晉郭威自天雄軍節度使篡漢當時習見為節度使
 者鮮有不為亂者矣藝祖慮之受禪之五月親征潞州誅昭義
 節度使李筠是年冬親征揚州誅平虜節度使李重進蓋欲以
 威武彈壓諸鎮而未有以勸也一日召普從容論天下之事帝
 喟然歎息曰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
 生民肝膽塗地吾欲息天下之兵建久長之計其道何如普對
 曰陛下之及此言天地神人之福也自晉以來戰鬪不息國家
 不亡文宗也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欲治之無他首策

惟不其持制其設收其請其則天下自安矣上曰卿勿復
 言吾已諭矣頃之上因晚朝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酒
 酣上屏左右謂曰我非爾輩之力不得至此念汝之德無有窮
 已然為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
 安枕而卧也守信等皆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
 誰復敢有異心上曰不然汝曹無異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
 貴何一日以黃白加汝之身雖欲不為其可得乎皆頓首曰其
 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生路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
 好富貴者不過多積金錢耳自恨無使子孫無貧乏爾汝曹何
 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在久遠之業多置歌兒
 舞女日夕相歡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不亦善乎皆
 拜謝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而向背也明日皆稱疾乞解
 兵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撫貴資之甚厚與結婚姻
 更擇易制者使主觀軍以備宿衛功臣率皆以善終子孫富
 貴至今不絕○罪節鎮不領支郡初五代節鎮所鎮皆有支郡

如劍南節度使吳玠與吐蕃戰玠死玠子玠嗣使則河南州
 軍皆為支郡地大力強故諸鎮竟起而為亂太祖平湖南始令
 潭朗數郡直屬京師長吏皆自奏事乾德元年以隴州秦州直
 屬京師二年又以階成乾三州屬京師其後大縣中亦亦有直
 屬京師者與元府三原縣是也五年又析慶州南州開寶二年
 又析歸峽三年又析澤州通遠軍北屬京師其後又以邠寧鄜
 延唐鄧十八鎮所領皆自屬天下藩鎮除隴慶外無復支郡矣
 祥符中真宗嘗謂王曰曰唐朝將相富貴無幾往往陪於不道
 者良由時主姑息之過每易一帥罕有能奉命者間或有之周
 世宗即大喜龍之甚厚自太祖變革制度藩臣有提兵邊防兼
 位相者每被召則奔走而至此則制御之得其術如此○秦隴
 大木官禁私販○趙普強市人第宅聚斂財賄○怒罵曰鼎鑊猶有
 中丞雷德驥劾普強市人第宅聚斂財賄○怒罵曰鼎鑊猶有
 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命左右曳其髮數匝已而復
 官○及戒止之其後普又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園以廣其居

及普力為奏寶中道多遜召對指陳其短會雷有鄰擊登聞鼓
 訴堂後官相實字可度等以此法及劉偉偽作符牒補官皆
 普庇之太祖不悅下御史府按問各執其罪自後始詔參知政
 事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太祖欲使符彥卿典兵
 趙普諫以為彥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以兵柄上不聽宣已出
 普復請見上曰卿苦疑彥卿何也朕待彥卿至厚彥卿能負朕
 耶普曰陛下何以能負用世宗上默然○蜀主懼王師討伐遣
 遣謀者孫遇間道齎蠟丸書結太原劉鈞為援為朝廷所獲太
 祖得書喜曰吾山師有名矣至冬上命忠武軍節度王全斌等
 率禁軍步騎二萬討蜀兵一萬由鳳州路進討以給事中沈倫
 為隨軍水陸轉運使又以江寧宣節度使劉光義樞密承旨曹
 彬等率禁軍一萬諸道軍一萬由歸州路進討以筠州刺史曹
 翰為西南面水陸轉運使○太祖嘗指畫江山曲折之狀又
 兵寨城守之趣道遠近便○其險要上問全斌曰蜀可
 取否全斌等對曰臣等觀天○刻日可定龍驤都校中

延德奏曰西蜀一方儀在天上人不能到固無可奈何若在地
 上以今日之兵威至即平矣上壯其言曰汝等果能如此朕何
 憂也冬暮京師大雪上設壇惟於講武殿衣紫衣貂裘帽以視
 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尚覺寒念西征將帥衝冒霜霰何
 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黃門馳驛齎賜全斌仍諭旨諸將全斌
 拜賜感泣

乾德三年南漢天寶八年此漢大會十年春正月蜀主
 命太子玄喆為元帥李庭珪張惠安副之王全斌自利州趨劔
 門次益沅得降卒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
 人於江西置柵對岸可渡自此出劔門南二十里至青疆與大
 軍夾擊劔門破之蜀將趙崇韜戰敗猶手斬數人乃被執王昭
 遠棄甲而逃亦為追騎所獲太子玄喆遂奔西川劉光義等進
 擊收復萬施開忠四郡至遂州蜀將陳愈率將吏出降光義即
 自入城安撫盡出府庫幣帛以給戰士國家所取惟土疆爾至
 是人心改命所至成功如席卷之易王師由劔門入昶惶懼乃

遣使表請降昶在蜀專務奢靡為七寶器他物稱是每
 歲除命學士為題符置寢門左右末年學士辛寅選撰辭不
 二昶自命筆題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昶既降太祖命呂
 餘慶知成都長春乃太祖誕育之節名也自始伐至降凡六十
 六日昶父子據有西蜀四十一年至是國除蜀平得州四十六
 縣二百四十五萬三千昶尋至闕下上表待罪詔釋罪
 昶入見上勞撫之賜資盛厚始議伐蜀也詔有司為蜀主治第
 以待其至及昶至京師遂以賜之詔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
 師兼中書令數日卒追封楚王昶卒母李氏不哭舉酒酌地曰
 汝不能死社稷貪生至今日吾所以不忍死者為汝在也汝既
 死吾安用生因不食數日亦卒初太祖下荆楚昶欲遣使朝貢
 王昭遠方總外內兵柅固止之太祖詔為之御史將卒先在江
 陵者並放還仍給錢帛以遣上闕蓋宮中器用等物有寶
 柝諸器遠命碎之曰以此奉身不口何待初收偽蜀回蜀王乘
 輿器物咸輦至京師蜀人奢僭莫非錦繡珍玩上視之此偽主

所用皆不合法度盡命禁之

呂中曰以劔閣之險太祖取之兵不過五萬自發京師至蜀降不過六十六日何其易耶觀其遣將之時亦為蜀主治第以待其至又命所破郡縣隨府庫以賞戰士國家所取治土疆爾則太祖混一之志固有以知之也

上親試進士劉察等七人以察為第一。上以王著能職翰林謂宰相曰學士深巖之地當擇謹重之士與之范質曰實儀清介謹厚然在前由學士遷端明令又官為尚書難以復召帝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當諭意勉再赴職太祖嘗晚坐宗政殿召學士儼對嚴至屏樹間見之不進中使促不應上訝其久不出笑曰豎儒以我燕服爾遽命袍帶儼遂趨出。太祖豁達既得天下普屢以微時所不足者言欲潛加害上曰不可若塵埃中總教識天子宰相則人皆去言也自是普不復敢言。太祖一日以幽燕地圖示普問所取幽燕之策普曰必出曹翰帝曰然又一月取否普曰翰可取孰可守帝曰以翰守之普曰翰

死。帝不語。文之曰卿可謂深慮矣。

乾德四年唐顯德五年八月上宴宰相樞

密使開封府尹等於紫雲樓下論及民間事謂趙普曰下愚之民雖不分菽麥如藩臣不為撫養務行苛虐朕斷不容之普對曰陛下愛民如此乃堯舜之恩也。責授忠武軍節度使王全斌武信軍節度使崔彥遠為留後初偽主孟昶降諸將會於成都全斌等不能正身率下爭鬪官付取金帛及掠人婦女遂致兵師不能戰會詔遣兵赴關者人給緡錢十千全斌等不即時支遣蜀軍嗔怨人人思亂又不即令隨軍使臣部送蜀兵別委諸州衙校蜀兵至慈州果叛劫縣邑乘至十萬未幾曹彬等兵率破之上聞蜀兵為亂凡使臣至者各令陳全斌不法事盡得其狀及全斌等歸闕上召行營都監王仁贍面詰之仁贍歷指諸將過失冀以自解上曰納李庭珪女開德庫取珠貝此亦全斌等邪仁贍惶懼不能對唯言清康長謹不辜陛下任使者曹彬一人爾上即日遣使入奏曰征西諸將

皆以獲罪臣獨受賞何以寧慶上曰卿有功無過又不自矜伐
苟有纖介之累王仁贈豈為卿隱耶勸懲國之典可無讓也
呂中曰人言創業之初貪可使也愚可使也詐可使也苟可
以辨吾事而已是不知師之上六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之義
也漢高祖雖得韓彭之禍我太祖平蜀之功賞曹彬而責全
斌任義倫而責仁贈蓋以曹彬用兵秋毫無犯義倫東歸圖
書數卷而全斌仁贈之功不足以贖其貪酷之罪愛民之仁
御將之術兩得之矣

上詔諸道籍號勇兵送闕下親團結為雄武軍命王繼勳主之
仍給婚錢俾取妻繼勳不能戰其軍凡百餘人白日掠人妻女
於都下街使不克禁里巷驚擾半月方止帝聞之大怒即命捕
戮之小黃門閻承翰見而不奏亦杖數十

論曰天下無難事亦無易事權柄下移則難於登天威令既
振則易於反掌晉文公一諸侯爾春秋之世賞罰最為有章
城之師還濟河反命獻俘授誠飲至大賞祈禱于命則

誅之先之備先濟則賞之於是民大服晉之所以伯者文公
能用其賞罰也至於唐之德宗則昧乎此是時藩鎮跋扈貢
獻不至於朝廷號令不稟於天子則是有可誅之罪矣而德
宗則一切不問自初即位專行姑息之政至於諸道出師或
拔一縣或攻一屯其為勞亦小矣然且奔走獻捷張皇其功
或一日再賜或一月累封凱歌未還官品已極唐之所以衰
弱者德宗不能用其賞罰也俾哉我太祖之興其用兵行師
伐叛乎民尤切留意於賞罰之際在乾德中王全斌曹彬皆
蜀將帥也彬有功無過則擢用而不疑全斌貪恣以致亂則
貶降而不恤以至何繼筠寇期而獻戎捷則節餞以寵之雄
軍白日剽掠於都市則掩捕而戮之賞罰如此宜其平定
天下取五彊國如摧枯拉朽之易也

上親試進士李肅等八人擢肅為第一賢良方正科姜陟經學
優深科郝益對策踈畧賜酒食遣之上以眉州通判段思恭
有扞禦之功令知本州事先是眉州會大兵之後亡命結

盜蜂起迫州城刺史趙延進懼賊之衆力不能敵將以麾下
 嘉州思恭之因率屯兵與賊戰彭山軍人皆觀望無鬪志思
 恭募先登者旌以厚賞於是諸軍奮勇力戰羣盜敗走思恭
 詔以上供錢帛給之後度支以擅用官錢盡繫獄議罪上嘉其
 果幹詔無効令知州事○內臣王繼恩平蜀回有大功朝臣論
 將以樞密使賞之上曰此輩不可使居權要之職於是立昭宣
 景德殿使以饒翼之○太祖數出微行以偵伺人情或遇功臣
 家不可測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謂帝不復
 出矣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
 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共於普堂中設重裊地坐熾炭燒肉普
 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
 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
 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也願聞成算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普
 默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帝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
 一舉而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則

彈丸之地將安所逃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爾遂定

下江南之議帝曰王全斌平蜀多殺人吾今思之猶耿耿不可
 用也普曰全斌平蜀殺降兵三千人時曹彬不從但收文案而
 不署名普於是薦曹彬為將以潘美副之○上以給事中沈倫
 為戶部侍郎樞密副使初王全斌等收蜀上命給事中沈倫為
 隨軍水陸轉運使全斌入成都取民家玉帛子女倫獨清廉無
 欲為蜀羣臣有以珍異奇巧為獻者倫皆拒之東歸之日篋中
 所有惟圖書數卷而已帝悉知其事遂貶全斌等擢倫樞密副
 使○十一月初用雅樂上以雅樂登殿命太常寺和峴討論峴
 請以司天臺景表石尺為準取王朴所定尺校之短於石尺四
 分上乃依古法別造新尺使工人校其藝畢下於朴所定管一
 律遂別造十二律管以取聲音始和揚至是用○上嘗幸作坊
 召從官燕射酒酣顧王彥超曰卿昔在復州朕往依卿何不相
 納彥超降階謝曰當時臣一刺史爾勺水豈能容神龍乎上大
 笑彥超謝表待罪上亟遣中使檢存之

宋太祖二

乾德五年唐貞觀十一年上御長春殿謂宰相等曰自古為君鮮能正躬朕觀唐太宗受人諫疏常自引咎而不為恥其能受諫也如此然朕所見不若自不為非使無可諫之為愈也。詔諸道州府有遺迹丘園孝友行能為鄰里所重者各舉一人仍給資裝赴闕朕當親令引對並與錄用後成都府奏有孝子為親守墳三年有芝草甘露之異太祖嘉之用為延州主簿又密州奏齊得一能講五經每於鄉里教授學者不遠百里而至太祖用為齊州章丘縣主簿。三州五星聚奎初嘗儼與盧多遜楊徽之周顯德中同為諫官儼善推步星曆嘗謂儼之等曰丁卯歲五星聚奎且文明又在魯分自此天下始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六月戊午朔日有食之。上試三。劉蒙叟等十一人以蒙叟為第一。七月詔曰夏秋以

來。作診言念民庶恐致流離其令州府長吏預告人戶有

災傷與並放今年租賦。以秦再雄為辰州刺史先是五代時鼎澧辰沅邵五州之境各有蠻洞保聚依山阻水連十餘萬馬希範周行逢時數出寇邊殺掠民產歲歲不寧太祖既下荆湖思得通蠻情習險阨智勇可任者以鎮撫之有辰州酋豪秦再雄者長七尺武健多謀在周行逢時屢有戰鬪立功蠻黨畏服太祖召至闕下察知可用以一路事付之再雄起蠻酋涂為辰州刺史官其一子為直殿賜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屬盡與一州租稅再雄乃遣親校二十八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柔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太祖大喜再召至闕面加獎諭改授辰州團練使又以門客王乃成為本州推官再雄盡瘁邊圉故終太祖世無蠻貊之患五州延袤數千里不增一兵之費康庾絕風塵之警由神機駕馭用一再雄而已

乾德六年唐貞觀十一年上御長春殿謂宰相等曰自古為君鮮能正躬朕觀唐太宗受人諫疏常自引咎而不為恥其能受諫也如此然朕所見不若自不為非使無可諫之為愈也。詔諸道州府有遺迹丘園孝友行能為鄰里所重者各舉一人仍給資裝赴闕朕當親令引對並與錄用後成都府奏有孝子為親守墳三年有芝草甘露之異太祖嘉之用為延州主簿又密州奏齊得一能講五經每於鄉里教授學者不遠百里而至太祖用為齊州章丘縣主簿。三州五星聚奎初嘗儼與盧多遜楊徽之周顯德中同為諫官儼善推步星曆嘗謂儼之等曰丁卯歲五星聚奎且文明又在魯分自此天下始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六月戊午朔日有食之。上試三。劉蒙叟等十一人以蒙叟為第一。七月詔曰夏秋以

來。作診言念民庶恐致流離其令州府長吏預告人戶有

災傷與並放今年租賦。以秦再雄為辰州刺史先是五代時鼎澧辰沅邵五州之境各有蠻洞保聚依山阻水連十餘萬馬希範周行逢時數出寇邊殺掠民產歲歲不寧太祖既下荆湖思得通蠻情習險阨智勇可任者以鎮撫之有辰州酋豪秦再雄者長七尺武健多謀在周行逢時屢有戰鬪立功蠻黨畏服太祖召至闕下察知可用以一路事付之再雄起蠻酋涂為辰州刺史官其一子為直殿賜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屬盡與一州租稅再雄乃遣親校二十八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柔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太祖大喜再召至闕面加獎諭改授辰州團練使又以門客王乃成為本州推官再雄盡瘁邊圉故終太祖世無蠻貊之患五州延袤數千里不增一兵之費康庾絕風塵之警由神機駕馭用一再雄而已

乾德六年唐貞觀十一年上御長春殿謂宰相等曰自古為君鮮能正躬朕觀唐太宗受人諫疏常自引咎而不為恥其能受諫也如此然朕所見不若自不為非使無可諫之為愈也。詔諸道州府有遺迹丘園孝友行能為鄰里所重者各舉一人仍給資裝赴闕朕當親令引對並與錄用後成都府奏有孝子為親守墳三年有芝草甘露之異太祖嘉之用為延州主簿又密州奏齊得一能講五經每於鄉里教授學者不遠百里而至太祖用為齊州章丘縣主簿。三州五星聚奎初嘗儼與盧多遜楊徽之周顯德中同為諫官儼善推步星曆嘗謂儼之等曰丁卯歲五星聚奎且文明又在魯分自此天下始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六月戊午朔日有食之。上試三。劉蒙叟等十一人以蒙叟為第一。七月詔曰夏秋以

承旨陶穀子邴登第上曰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遂命書
覆試因詔自今舉人凡食祿之家皆令覆試○上命增修大內
賜諸門名上坐寢殿令洞闢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閉因謂
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見人皆見之矣又嘗語宰相曰古之
為君鮮能正身自致無過之地朕嘗夙夜畏懼防非窒慾庶幾
以德化人之義如唐太宗受人諫疏直詆其失曾不愧恥豈若
不為之而使下無間言哉

呂中曰天下之事千條萬緒而皆經綸於人主之一心人主
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
之事無一得由於正是以人主以渺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
心之邪正若不可窺而其著見於外者常若手指目視而不
可揜也此堯舜相授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以太祖立國之
初規模廣大如漢高帝謀慮深遠如漢光武而正心符印密
契三聖之傳於數千載之上朱文公曰太祖不為言語文字
一毫而方寸之地正大光明直與堯舜之心合信哉斯言

上以心北之民苦於貴鹽乃降墨勅聽民間賈販惟收稅錢不
許官推其後有司變請上皆不許○上立養兵之法常戒禁兵
之衣長不過膝更制更代之令欲其習山川勞苦遠妻孥懷土
之憂兼外代日多在營日少人人少子衣食易足○詔諸州度
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無得占留初唐自開元天寶以後
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自贍其上供者鮮矣五代疆境蹙逼
藩鎮益強率令部曲主場務厚餼其屬三司補大使以臨之輸
額之外以入己太祖受命周知其弊即位之後務恢遠畧乾德
三年始有此詔藩鎮有屬稍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或以京朝
官監臨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以掌之雖為節度防禦團練察
觀刺史皆不預發書金穀之書至是利權浸削而利盡歸公上
矣○秋七月北漢主鈞卒養子繼恩立遣使告終於契丹契丹
許之然後即位初漢出祖女適薛氏生子繼恩再適何氏生子
繼元俱幼孤出祖以鈞無子使養之皆冒姓劉氏鈞寢疾召平
章郭無為執繼恩手付以後事繼恩嗣位鈞為孝和皇帝之

月郭無為弑其主繼恩弟繼元立亦不繼擊北漢敗之。冬十月吳越王俶遣子惟濟來貢。十一月郊大赦。改元先是上親享太廟見其所陳豆蠶盤問曰此何等物也左右以禮器對上曰吾祖宗寧識此亟命徹去進常膳如平生既而曰古禮亦不可廢也命復設之。以右贊善大夫錢文敏知瀘州太祖召文敏於講武殿謂之曰瀘州最近蠻獠尤宜按撫聞前守臣郭思齊等倍斂於民頗為不法恃其地遠以為朝廷不知卿至則為朕鞠之凡有一毫侵民朕必不赦。

開寶二年唐開元二十二年北漢廣順二年南漢春二月命曹彬伐北漢。上親征三月圍太原決晉水以灌之從陳求昭之策也後又決汾水灌之初上料契丹必由鎮定入援太原乃使韓重贇倍道兼行赴之又命瀛州防禦使何繼筠領精兵數千越石嶺關拒之因謂繼筠曰翌日亭午俟卿捷奏至也繼筠敗契丹于陽曲重贇亦擊破其衆於定州之境翌午太祖御北臺以俟見一騎自北來果繼筠子承唐來獻戎捷始并人恃檢為援至是捷之生太祖命以所獲首級鑿甲示於城下并人喪氣以繼

鷄功拜建武軍節度使判隸州閏月詔班師。呂中曰太祖之未能取河東猶太宗之未能取燕薊而太祖之不盡銳於偏方亦猶太宗之不窮其力於北伐也時之未至聖人不能先時而強為時之既至聖人不能後時而不為此平河東必在於太平興國之四年而太祖之規模宏遠達之數年其終亦必能取幽薊也。

五月命諸州恤刑以暑氣方盛詔諸州獄吏酒掃洗滌貧者給食而疾病者給藥小罪即時決遣。六月唐主煜使弟從謙來貢。上親試進士宋德裕等七人擢德裕為第一。創景福內庫以貯金帛為珍虜之策。冬十月上宴藩臣於後苑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宿將久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彥超謂上旨即自陳請老於是及武行德郭從義白重贊楊庭璋皆罷節鎮。是歲契丹欲其主述律伯父之子明述立

開寶三年唐開元二十三年北漢廣順三年南漢春詔舉孝悌德行

諸州滿五千戶聽舉一人奇才異行不在此數。召處士王昭素。上令有司造宅以賜郭進。令悉用甃瓦。有司執以為非親王公主之第。不可用。帝怒曰：郭進控扼西山十餘年，使我無北顧之憂。我視進豈減於兒女。進往督役，無妄言宅成。遂以賜進。○上親試進士張珙等八人，擢珙為第一。夏四月辛卯朔日，有食之。重縣宰之職，初五代任官，凡嘗據簿尉有懸解無能，以至昏老不任驅策者，始以江為縣令。故天下縣邑宰皆不治。甚者誅求剝削，民力大困。太祖欲捐革其弊，建隆初始以朝官為縣宰。其後參用京官，自是懲五代弊政尤重。親民之職，民政稍稍修舉。自五代以來，藩侯將親隨為諸縣鎮將，同掌巡察盜賊之事。與縣令抗禮，凡公事專達於州。故諸縣皆置簿尉。建隆二年，復置縣尉。主簿掌鄉村盜賊，其鎮將所主郡邑而已。自是稍統於縣。至太平興國間，又禁藩侯不得差觀隨為鎮將。以本州諸校為之。縣尉專治盜賊，而民始無擾矣。○除河北盜禁任商旅，勿收其征。○九月上命潘美等伐南漢，進拔富州賀州。

昭州才州，以克捷以次下連州韶州雒州黃州。

開寶四年，泉奉正朔。平廣南。春二月，潘美克廣州。劉鋹降南漢平鋹先遣使乞降。美因諭以上意，以為彼若能戰則與之戰，不能戰則勸之守，不能守則諭之降，不降則死，不能死則亡。非此五者，不能受使。使者泣即部送，未幾鋹復遣其弟保興率眾拒戰。鋹眾十五萬，阻山谷堅壁，以待美用火攻。大破之，遂至廣州。鋹出降，美承制釋之。有閩工五百餘，蒙盛服請見。悉命斬之。擒劉鋹及偽將，并其登樓。潘崇徽等俘送闕下。澄樞等伏刑，特釋鋹罪，詔授金紫。光祿大夫右衛大將軍封恩赦侯。上嘗賜鋹酒，鋹疑不敢飲，捧之乞貸。死，上笑曰：朕惟赤心置人腹，安有此事。取其酒自飲，別酌以賜。鋹初係為政酷烈，作燒煮剝剔刀山劍樹之刑，賦重，人不聊生。開寶初，係反及舉兵寇道州。刺史王繼勳上言，鋹為政昏暴，民被其毒，請朝廷出師討伐。太祖猶疑其言，止令江南李煜以書諭，係勸令歸湖南舊營之地。鋹不從，時將多，以議闕。○先宗室有威殆盡，掌兵唯

管者數章戎器皆腐壞自歲既於遊宴城隍之廳多飾為宮殿
至是內外震恐先曰。鐵愛將邵廷珩言於銀曰漢承唐亂居此
五十年幸中國有故于戈不及而漢亦歸於無事今兵不知旗
鼓人主不識存亡夫天下亂久矣而治自然之理也今聞
真主已出必將盡有海內其勢非一天下不已宜脩兵為備不
然垂珍寶奉中國遣使通好銀愕然不以為意惡廷珩直言恨
之未幾潘美等進攻遂及於敗銀體質豐順眉目踈疎有口辨
性絕巧嘗以真珠結繫勒為戲龍之狀以獻尤為精妙詔以示
諸工官皆駭服太祖以錢五十萬給其直謂左右曰銀好工巧
遂習以為成性儻以習巧之勤移於治國豈至滅亡哉太宗即
位常優外加以他給會將討晉陽召近臣宴飲銀預坐自言朝
廷威靈及遠四方僭竊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日夕平太原劉繼
元偽主臣率先來朝願得執珽為諸侯降王之長太宗大笑其
詭譎皆此類也嶺南平得州六十縣二百一十四戶一十七萬
二千五百二十六

宋史卷一百一十四

本

曰。曰以汴梁之地視江南為近視嶺南為遠何先遠而後
近耶蓋聞劉鋹奢侈則曰吾當救一方之民則先取南漢所
以爭民命江南亦有何罪但卧榻之側豈容野睡則後收江
南所以一天下

四月詔除嶺南苛政弛禁榷鹽許官賣以佐州縣之費
七月減廣南租耗米石。嶺南周翰上疏請寬民力其略曰西
蜀淮南荆潭桂廣之地皆已為王土陛下誠能以三方所得之
利減諸道租賦之人則德澤均而民力寬矣。知廣州王元吉
至任歲餘受贖七十萬上以嶺南初下懲姦吏之措克特詔棄
市。初。德中收蜀得士卒精者置川班內殿直。稟賜優異與
御馬直等。從郊祀特命增給錢人五千川班內殿直不得如
例乃率擊登聞鼓上訴陳乞帝怒遣使謂曰朕之所與即是恩
澤又安有例命斬其妻訪者四十餘人其都校皆受杖除職遂
廢其班。上試進士。實等十人擢實為第一。上親征河南
三月二十一日王師傳於城下命李。勳軍於南。實軍於

曹彬軍於北党進軍於東四月四日遣海州刺史孫方進率兵數千人圍汾州五月八日上幸城北引汾水入新堤灌其城內十二日上幸城東南命水軍乘舟直抵城下賜以迫其城二十一日命諸軍進攻西門知嵐州趙克度來歸順賜衣玉帶其官屬賜物各有差閏五月二日太原城墜摧北大水注於城中人莫之禦太祖還幸長堤觀焉是時太原可取上不欲多殺故緩師太常博士李光贊上言曰陛下應天順人體元御極戰無不勝謀無不臧四方恃險之邦借藉帝王之號者今則盡為臣妾矣最爾晉陽豈須進討重勞飛輓騷動黔黎得之未足為多失之未足為辱國家貴靜天道貴盈切慮向來恃險之邦聞是役也人人各有覬覦之心豈若回鑿復都屯兵上黨使夏取其麥秋交其禾既寬力役之勞即是蕩平之策况時屬炎蒸候當暑雨當成河津泛溢道路阻艱輦運絡繹恐勞宸慮帝覽奏甚喜復以問宰相趙普普亦以為然即日遂班師上初幸諸軍攻城殿前

登城死力以圖攻取帝曰汝等皆朕躬自訓練以一當百所以備肘腋同休戚也一日以小寇未平而欲先登陷敵吾寧不得太原城不發令汝輩歸必死之地左右皆感泣再拜呼萬歲帝天性至仁初在太原道經潞州麻衣和尚院躬祝於佛前曰此行止以平伐為意誓不殺一人真宗嘗謂宰相以河東之役兵力十倍當一舉克捷良由上黨發願之時左右頗有聞者賊聞此語知神兵自戰故堅守不下至煩再舉吳越王遣子惟晉來貢十一月癸未郊初用綉衣函簿契丹寇定州六萬騎入寇上命田欽祚曰彼來我寡但背城列陣以待之虜圍遂破欽祚度城中糧少整兵開南門突圍一角出是夕至保塞軍中不亡一矢北邊傳言三千打六萬捷至上喜謂左右曰虜數犯邊我以二十匹絹易一胡人首其精兵不過十萬人止費我錢百萬匹絹則虜盡矣自是益修邊備

開寶五年江南吳越王上親試進士安守亮等十人北漢廣順五年推守亮為第一守亮即懿裕之子也○禁錮羣臣去學以

鋪翠襦入宮上曰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倣京師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傷生浸費寶汝之由又謂之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悉以金玉為飾力亦可辨但念為天下守財耳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呂中曰荆業之君後世所視以為執範也宮闈之地四方所視以為儀刑也一人之奢儉雖微而關於千萬世者為甚大

致謹於服色者雖小而關於千萬里者為甚遠可不謹哉
○夏四月大水○五月廢媚川郡先是劉錕於海門鎮募兵能採珠者三十人號媚川郡歲溺死者甚眾錕所居皆飾以玳瑁珠翠至是詔罷之○大霽雨○命掖庭出宮女五十餘人上性恭儉不遺聲色自初即位後宮不過三百至是霽雨災傷慮幽閉所致復出五十餘人○九月丁巳朔日有食之○改司寇院為司理院先是五代時諸州皆有馬步獄以牙校充馬步都虞候掌刑法謂之馬步院太祖受命明謹庶獄開寶初始詔改為司寇○軍其後復改司寇院為司理院司寇院以士人理參軍

選在仁濟白能推獄者為之自端拱淳化以來諸州司理參軍皆上躬自選清白能推獄者為之仍詔考掠囚徒皆依律令不得非理考掠其司理參軍仍不得兼職太平興國二年鳳翔司理楊麟許州司理張膺並坐掠囚致死所而請為公罪上曰國家重惜人命豈有考掠無辜以致死所而為公罪傷損和氣莫此之甚遂詔定為私罪

○開寶六年三月周鮮王殂于房州上

發哀輓視朝十日命遂葬慶陵之側曰順陵謚曰恭帝○上親

試進士宋準等十一人擢準為第一○江南後主以銀五萬兩

遺普普白太祖太祖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來使

可也既而後主遣牙從善入貢常賜外密寶白金如遺普之數

江南君臣始震駭上之偉度○太祖幸普第時兩浙錢王俶方

遣使致書及海物十種於普普致於下會車駕至倉卒出迎

不及屏也上顧問是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此海物必佳即命啓

之皆滿貯瓜子金也普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若也

之當聞奏却之上笑曰但受之無妨後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
爾上之大度皆如此也。四月行開寶禮初中丞劉温叟等
上開寶通禮二百卷至是廢多遜上開寶通禮義纂一百卷詔
付有司施行故鄉貢開元禮為開寶通禮並以新書試問。八
月趙普罷。九月以薛居正沈義倫同平章事倫自樞密副使
除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賢殿大學士兼提點劍南
諸州水陸轉運使先是與盧多遜同列多遜坐齊王延美通謀
事發倫前已病復告求致仕太宗責其坐觀同列不先覺發而
終其醜迹遂罷倫相多遜敗崖州始多遜父有嘉議聞其與趙
普為仇嘆曰彼元勳也而小子毀之禍必及我我得早沒不見
收幸也竟以憂卒夫幾多遜敗

開寶七年庚辰春二月庚辰朔日有

食之。夏四月遣使按廣南民田。秋九月上命曹彬潘美曹
翰伐江南初李景襲位以宋齊立為宰相周廣順初遣其將邊
錫平男相復失之顯德二年世宗征淮南破景寨於山陽遂進

卷一百一十五

一

圍壽州太祖總禁兵破景將何延錫於渦口又擒皇甫暉於滁
州景大懼奉表獻壽泗楚光海六州之地願罷兵世宗未之
許四年春世宗破景軍於紫金山克壽州冬克濠泗二州是年
王師克楚州又進克揚州將議濟江景大懼請割江南之地書
江為界稱臣於中朝歲貢土物數千萬世宗許之始稟周之正
朔景既失淮南之地頗躁憤其大臣宋齊丘陳覺李謹古皆殺
之建隆元年太祖受命遣使以書諭景初顯德中江南將校相
繼來降凡三十四人皆在京師至是悉遣就國自是景遣使貢
金帛羅統土產珍異動以萬計帝答賜稱之車駕親征李重進
駐蹕廣陵景遣左僕射嚴續來謁師俄遣其子將國公從鎰朝
行在所上皆厚賜之初景之襲父位也屬戎虜犯關中原多故
扈文進皇甫暉之徒皆奔於景跨據江淮三十餘州擅魚鹽之
利即山鑄錢物力富盛嘗試貢土宋高祖入關頗有觀觀中止
之意自世宗平淮南後以景弱及太祖既平揚州日習馬射戰
溢於京城之南景聞益懼未幾景以疾卒子煜嗣煜神骨秀異

駢齒一目有重瞳少聰悟篤信佛法喜讀書錫文工書畫知齊律建隆二年景遷洪州立為太子監國是秋襲位於建康遣使奉表陳紹襲之意每聞朝廷出師克捷及嘉慶之事必遣使犒師修貢五年長春節別貢錢三千萬太祖以煜弟從善為泰寧軍節度使賜第留京師煜雖外示畏服修蕃臣之禮而內實繕甲募兵太祖慮其難制令從善諭旨於煜來朝先是太祖命有司造大第號禮賢宅以待李煜及錢俶先來朝者賜之又遣李穆諭旨召赴闕煜皆稱疾不往但奉方物為貢帝怒遣曹彬潘美曹翰伐之彬辭才力不迫乞別選能臣潘美盛言江南可取帝大言論彬曰所謂大將者能斬出位犯分之副將則不難矣且以匣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諸將皆失色將行夜召彬入禁中上謂彬曰南方一事一以委卿切勿暴略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帝親酌酒彬醉宮人以水沃其面既醒帝撫其背以遣曰會取會取他本無罪只是自家着他不得蓋欲以恩德來之也上以彬之厚重美之明更相為助

宋史卷之八

九

仍命吳越王錢俶出兵夾攻之十月曹彬收陝口寨克池州進拔蕪湖當塗二縣駐軍於采石磯錢俶舉兵應之克常州。閏十月煜遣弟從鎰來貢上留之不遣及江南捷書累至羣臣入賀從鎰奉表請罪上嘉其得禮命李穆送從鎰歸其國手詔促國主來朝且令諸將緩攻以待之。十一月大江浮梁成令前汝州防禦使陸萬夫往守之先是江南布衣樊若水舉進士不第上書言事文不報遂謀北歸先釣魚於采石磯上以小舫置絲繩其中維南岸而疾棹至北以度江之廣狹凡十數往返而得其丈尺之的遂詣闕上書請造浮橋以濟師太祖朗州造大橋順流而下維繫既纜北岸置兵於上順水勢以赴南岸軍人登岸輦土負甃為城一宿而就吳人未之覺也遂下池陽命若水知池州初造浮橋議者謂自古未有作浮梁渡大江者恐不能就乃先試於石澗口渡江者若履平地煜初聞朝廷作浮梁語其官臣張洎洎對曰載練以來長江無為梁之事煜曰吾亦以為兒戲爾及王師渡江委兵柄於皇甫繼勳美機事於陳喬

張洎每軍書告急多不時通以及於敗

開寶八年是歲江南平吳越春正月曹彬圍金陵

十月江南平彬遣田欽祚敗江南軍于溧水斬其統軍張雄等

十七人初李景之割江也雄為江南義軍首領拒周有功歷表

汀二州刺史至是為統軍使戒諸子曰吾必死於國難爾曹其

勉之是役也旌父子八人偕死不同行者亦沒於他陣彬遂進

圍金陵江南朱全贇自湖口以衆入援號十萬順流而下將

焚采石浮梁王明率所部兵屯獨樹口遣其子馳入奏且請增

造戰船以襲全贇上曰此非救急之策也全贇朝夕至金陵之

圍解矣乃密遣使令明於洲浦間多立長木若帆檣之狀令贇

望見疑有伏即稍逗留時江水淺澗不利行舟令贇獨乘大航

建大將旌旗至皖口步軍都指揮使劉遇急擊之全贇縱火拒

戰會北風甚火反及之其衆大潰遂生擒全贇等金陵獨恃此

援於是孤城愈危蹙矣王師初起江南以京口要害當選良

將以守劉澄舊事潘師用王尤親任之乃擢為潤州留後澄至

鎮無聞志吳越兵初至營壘未成左右請出兵攻之澄不從聞

金陵圍急遂以城降彬等列三寨遣使以三城圖來上帝視

潘美北寨謂其使曰此宜深溝自固吳人必夜寇其壘爾去亟

令彬等督其役併力速成之不然為其所乘矣彬等承命盡夜

濬之纔畢吳人果來寇美等據新溝以拒之吳人大敗悉如帝

料焉李從鎰至江南諭上旨李煜欲出降陳喬張洎廣陳符

命以為金陵之固易守難取北軍旦夕當自退矣煜疑而李穆

既還上復命諸將進兵及潤州平外圍愈急始遣徐鉉入貢求

緩兵大臣言鉉博學有才辯宜有以待之上笑曰第去非爾所

知既而鉉至言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其說累數百上徐曰爾

語父子者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鉉還尋復入奏言李煜無罪

陛下兵出無名辭氣益厲上怒按劍謂鉉曰不須多言江南亦

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可容他人鼾睡乎鉉皇恐而

退始王師征金陵踰年未拔勝負亦彼此相當上頗有厭兵

之意朝議令築廣陵休士馬以為後圖屢多避爭不能得會侍

入貢

金陵

南將

金

御史侯陟知揚州受財不法為部內所訟追請嗣陟自度繫獄必窮屈性果悍好大言在廣陵知吳人窮饑素與多遜善求見上太祖令皇城卒夜負入見即大言曰江南滅亡在旦夕陛下奈何欲班師願急取之上因屏左右召陟升殿問狀時已發使詔曹彬罷兵亟命追之江南平擇其罪以為左司員外郎度支判官○金陵被圍自春徂冬勢愈窮蹙上因使者諭彬以城陷之日戒無殺戮一人設若困獸猶鬪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但可示以兵威俾自歸順彬累遣人告李煜曰十一月二十七日城必破宜早為之圖煜將遣其愛子清源郡公仲寓入覲彬屢遣督之言即君到寨四面即罷攻煜惑左右之言以為堅壘如此天象無變豈可計月而取蓋敵人之言豈足為信但報言行李之物未備宮中之宴饌未畢將以二十七日出一日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來問疾彬曰諸公若共為信誓破城日不妄殺一人則彬之疾愈矣諸將皆許諾遂相與焚香約誓彬乃稱疾愈二十日城陷整軍成列至其官城後門李煜方開門奉表

納降林荅拜為之盡禮先是宮中積薪煜誓言若社稷失守當携血鬻以赴火既見彬諭以歸朝自齋裝既歸有司之籍則無及矣煜祚皆力爭以為苟有不虞各將謀財懦夫女子之不若言能自引決或寶財帛時煜方以國亡為憂無意降王獨貧至太宗即位煜自陳其罪呂中曰自古革亂之主其視其其恩禮劉侏危酒飲之揮舞李豪恣得保全老死於牀下自古官而太祖待之曲加存撫江南以為為恨故新集之表不啻如而天下未之聞也

新煜誓言若社稷失守當俸賜有限費用至廣當厚煜入治裝裨將梁迥田欽彬曰非爾所知觀煜神氣給五百人與之運宮中金寶財所取亦不多故比諸

一門戒無加害故僭偽之師不戮一人平蜀多殺每下之仰父母仁心仁聞三代

○江南平得州一十九軍二縣一自有八戶六十五萬五江南官吏親屬有為軍士所殺者

匿人妻女吳人大悅倉庫貯軍器
及遠舟中惟圖籍衣衾而已乃以

赴闕有司議獻俘之禮如劉儀上曰

乃授煜光祿大夫右衛上將軍封侯

召見徐鉉責以不早勸煜歸國煜曰

臣而國滅亡罪固當死不當問其他

氏賜坐慰撫之又責張洎曰汝教李

書示之乃王師圍城洎所草召江上

死曰書實臣之所為也犬吠非其主

臣之分也辭色不變上初欲殺洎及

不罪卿今事我無替昔之忠也以鉉

允鉉質直無矯飾故人子第及親族

俸開館以納之○初洎在江南與陳

相要以同死社稷然洎實無死志入

曰臣當俱死但念陛下入朝誰與辨

所待也江南將馬房馬承信及弟承

死勤政殿學士韓偓朝服坐於家兵

以徐元瑀乃術為內殿簿諸書志元

南十餘里江南士猶不知也○昇州

諭統內州縣皆以城降江州刺史謝

胡則謂其下曰吾蜀世受李氏恩安

爾曹能從我乎眾皆聽命乃與同列

警雷中執而殺之據府第號令驅迫

屢遣使招諭則不從城陷韓執之數

其主公何怪也韓腰斬之并殺宋德

知江州與韓偓來既入城兵掠民家

以江民拒守人忿其詐殺怒屠城死

餘棄江中先是上以江州破遣使持

獨樹浦植大風不能渡至既營矣民

之子孫責盛累世翰沒未父子孫有

遂使按籍檢視一無所問

書聞○曹彬遣使送李煜

煜嘗奉正朔非劉儀比也

命侯而錄用其子弟大臣

曰忠臣也事我如事李

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帛

校兵蠟彈書也洎頓首請

此其一爾他尚多今得死

奇之謂曰卿有大膽朕

為太子率更洎為太子中

孤貧者來依鉉鉉必分

同建不降之策及事急

元國主奮引各自殺洎乃

明此事所以不死者將有

後俱率十數百人力戰而

死○江南主

元瑀等匿之北軍屯城

命李煜手書告

欵指揮使

不忠欲背國

攻彥實彥實逃

韓園之

對曰犬吠非

罪對曰犬吠非

初命右補闕張

按誅翰兵翰

於塞塞按誅

人投屍井坑

殺戮使者至

萬翰悉取之

乞巧者

始唐季之後諸方割據大并小強吞弱歷五代五十二年及
帝受周禪凡得州府軍監總一百三十九四面皆昔日藩臣
割據僭偽假竊之國也帝受命憐生民惟亂土宇蕩析英武
大度必欲混一車書凡一世英雄豪傑之才盡在術中而其
彝君幼主視之如机上肉爾蓋其神機妙算高出前世譬之
天之覆育萬物役使遺聽而不露其迹建隆三年始出師援
湖南高繼冲望風送款次年湖南亦平又二年平蜀孟昶又
六年江南李煜來朝又四年俘嶺南劉愷而錢俶自帝始受
命則傾國貢獻無虛歲至太平興國四年克復江東則天
下一統靡不臣妾矣是年宋興已二十載矣世之議者乃謂
昔王朴嘗論用兵之畧云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後
亡其後太祖太宗平定四方惟并獨後如朴言是不然太祖
既得天下破上黨取李筠在維揚誅李重進皆一舉破蕩知
兵力可用為備可平矣嘗語太宗曰中國自五代以來兵連
禍結帝憂空虛必先取西川次及荆湖江南則國用富饒矣

宋史卷一百一

卷一百一

今之功敵獨在契丹自開運以來益輕中國河東正扼北蕃
若遽取河東即與契丹接境莫若且存劉繼元為我厚藩
我富實取之未晚故太祖末年方征河東太宗即位再舉乃
平由是言之則帝豈畏并必死之寇哉特以其施設自有先
後爾非朴之所知也太祖太宗之取天下也純用仁德無赫
然暴耀之功而天命自集非如漢唐晉宋之君以兵革毒天
下生民百戰而得之也死其仁德所以浸灌海內二百年間
生民不識兵革蓋天地還以是報之爾其待諸國降王則
極其恩禮周保權以左羽林將軍奉朝請十八年而終高繼
冲以徐州大都督有兵符奉朝請十八年而終李煜以列侯
奉朝請者八年劉愷以右千牛衛大將軍領宿衛者五年錢俶
以淮南國王賜玉冊金印實其安樂十二年而終由是言之
則帝之所以待降王者可謂無窮矣而歷虜陰猜妄生疑忌
太祖嘗幸講武院從官未集劉愷先至賜金危酒俵泣曰
臣承祖父基業建邦繼統今王師臨境臣當死陛下殺之

不殺願延旦夕之命以全生靈之恩太程笑曰朕推赤心於人安有是事命取酒飲之飲訖以賜飯大怒錢俶初入朝既而復令歸國蓋以多難故也似而使之獻地太祖曰朕方征江南得俶歸國因使治兵則吾兵力可減半矣江南若下俶敢不歸乎既而皆如所料高繼冲始以荆南節度納土歸朝帝復之出鎮彭門而境內亦治周保權始則擁兵交鋒拒敵王師既不勝則焚廬舍空府庫驅掠居人奔竄山谷城郭為之一空至其勢窮力竭則哀鳴乞降而帝一切不問惟以恩禮厚待之帝之大度可謂如天地之無不覆載江河之無不涵容矣

上常衣澣濯之衣寢殿青布絛葦簾晉王光義言服用太質素上正色曰爾不記居甲馬營中時耶○二月契丹來聘初通使於契丹○教坊使衛得仁乞補外且引後唐莊宗事求領一郡上曰用伶人為刺史亂世之事豈可效耶宰相為擬上州司馬上曰此輩只於樂部中遷轉上州佐官亦不可輕授乃除太常

太樂令○六月其出御長教定○秋七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遣使契丹先是二月契丹來聘進獻方物至是遣使報聘○上召驢剛留後王全斌授武寧軍節度使初全斌以伐蜀私取錢物數萬賜之○九月以金陵未寧當慮平江諸將恣行貪暴抑卿數年為朕立法今江南既平遂卿節制又剔出器弊錢物數萬賜之○九月以近郊上因逐鹿馬蹶而墜因引佩刀刺馬殺之既而悔曰吾為天下主而輕事時遊非馬之罪也自是不復獵矣○冬十月修西京宮殿

○閏寶九年十月吳越宗廟廟主王景○十一月春二月上尊號請加一統太平以燕晉未平不許○以曹彬為樞密使領忠武節度以山南東道節度潘美領宣徽北院使初彬之行上許彬以使胡為質及還語曰日結松之葉為我取太原因密賜錢五十萬彬退而嘆曰母官亦不道交得錢爾何必使相也○昭憲太后聰明有智及老與太祖無失大政及疾篤太祖侍藥餌不離左右太后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上曰此皆祖考

與太后之餘慶也太后笑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爾
因戒太祖曰汝萬歲後當以次傳之二弟則并汝之子亦獲安
矣太祖頓首泣曰敢不如母教太后因召普於榻前以約誓書
普於紙尾自署名云臣普書藏之金櫃命謹密宮人掌之○吳
越王俶來朝命居禮賢宅寵錫甚厚俶辭歸國上賜以黃袍封
緘甚固曰途中宜密視之及啓之皆賜臣乞留俶奏疏也俶益
感懼○三月上如西京謁安陵上生於洛陽樂其風土意欲留
居之起居郎李育上言陳八難節度使李懷忠承間言曰東都
有汴渠之漕坐致江淮米四五十萬都下百萬之師仰給焉帑
藏重兵皆在西京而陛下與都此將誰與處也晉王亦言非便
上曰遷河南未已久當遷長安晉王折頭切諫上曰吾將西遷
若無他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爾因謂左右曰晉王之言固
善今姑從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呂中曰國初所以不都關中而都汴者以靈武慈鎮之地未
復也然洛與汴皆河南之土洛之險猶可恃而汴則無險可
畏也欲為四方有事之備則當都洛陽高城深池堅甲重兵
以杜諸夏不虞之備伐北夷深入之謀若已都汴則不得不
以守四夷之說此太祖所以有都西京之議也然都汴固不
得已都西京亦不得已也使太祖收靈夏復慈鎮則必都長
安矣

夏四月庚子郊大赦○秋八月命堯進伐北漢○以楚昭輔王
仁贍分領宣徽南北院○上親試進士王嗣宗等三十一人擢
嗣宗為第一上覆試禮部舉人王式等謂之曰向者登科名級多
為勢家所取甚憂孤寒之路朕今親試盡革昔弊式等稽首謝
於是內出試題得王嗣以下三十一人○初徐鉉來朝欲以口
舌存其國謂太祖不文盛稱其主進學多文有聖人之能使誦
其詩曰秋月之篇天下傳誦之太祖大笑曰寒士語爾吾不道
也鉉內不服謂太祖大言無稽教請聖作殿上驚惶相目失色
太祖徐曰吾微時嘗秦中歸道華下醉卧田間覺日出有句云
未離海峽千山黑○中天下萬國○大驚○李臣稱壽○冬十

月癸丑上崩于德廟年五十在位十七年謚曰英武聖文神
 德廟號太祖上仁孝懿達有大度陳橋之變迫於衆心泊入京
 師市不易肆專務節用查計然之策養民力自五代以來藩鎮強盛
 每移鎮守代皆先命近臣諭旨以發兵備之尚或不奉詔上之
 受禪也異姓封王及帶相印者猶不下十數人上漸削其權專
 任儒臣分理郡國自是諸侯勢輕禍難不作矣末年有州二百
 九十七戶二百五十萬云。先是上於壬子夜召晉王至宮中
 晉王疑而生異心左右退但遇見燭影下晉王離席若有避避
 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曰好為之須臾上崩時漏下四
 鼓矣后見晉王愕然渠呼曰吾母子之命皆托於官家晉王泣
 曰共保富貴莫憂也。甲寅晉王即皇帝位改名異大赦先是
 太祖嘗謂左右曰觀晉王龍行虎步異日必為太平天子非吾
 所能及也。以廷美為開封尹封齊王太子德昭封郡王德
 芳節度使初太祖以薛居正沈倫為左右僕射慮多遜中書侍
 郎並平章事曹彬同平章事。詔場務人不聽人添額買撲。
 十一月罷俸戶。追冊尹氏淑德皇后。令轉運以三科察舉
 政績尤異為上格居官次職務精治為中臨事弛慢所注無狀
 為下歲終以聞。以張洎直舍人院。十二月大赦改太平興
 國元年。置三司副使以賈琰為之。是歲高麗王昭死弟佻
 立。

